

2022盛夏,环桑干湖公路成为本地旅游线路中的爆款,山色映衬湖光,水汽氤氲原野,如画的景色吸引众多本地游人自驾打卡,东沙窝、西沙窝、于家寨、峰峪……以前不被外界熟知的地名如今变成串起好心情的坐标,人们露营烧烤,水边嬉戏,尽情享受自然之美。

似乎忘了点什么,那些与桑干湖伴生的人类文明遗珍,也值得探访一番。



桑干河湿地风光

第一站



桑干牧歌

第二站



于家寨“月亮湾”小景

第三站



册田村附近的高灌渠

第四站

环桑干湖访古

寻“中国猎马人”

探访之路从桑干湖东端开始,目标是“许家窑人”,具体位置在河北省阳原县与山西省阳高县交界的一处景区内。

关于许家窑人的史学与文化价值,大同人应该了解并为之自豪。翻开远古人类演化史的篇章,许家窑人地位绝对无可替代。它是早期智人的代表,承接旧石器时代北京猿人的特点,

生活年代距今约20万至16万年。近年来研究表明,许家窑人颅容量约为1700毫升(立方厘米),属迄今为止发现的中更新世颅容量最大的“大头人”。

雁北有俗语“头大有宝”,放此比较贴切。颅容量增加导致大脑更发达,可制作更多有用的工具。资料介绍,发掘现场出土的石器多达14000件,石球

数量居多,专家学者认为它是狩猎的工具——以动物皮绳系住两个石球,做成抛索,用时丢出缠绊猎物。

考古研究表明,当年石球抛索主要猎取对象为马,当成群野马湖边饮水时,许家窑人潜伏接近,趁其不备丢出抛索,于是马儿成为远古人类餐桌上的美食,许家窑人因此得名“中国猎马人”。

觅北魏均田遗痕

告别许家窑人遗址向南,来到桑干河南岸,六棱山脚下连片的农田平整开阔,庄稼长势喜人,远望近观尽是绿油油的,玉米挺着粗壮的身杆舒展每一片叶子,已近一人高。田野间,一排排整齐的杨树,把土地分成规整的块状,每块大小面积相近,像被精心规划过。土地西部有两个村子,各名东册田、西册田,据说是北魏均田遗迹。很多人最早通过中学历史课本了解“均

田制”。进入国家级的历史教科书,说明它的重要。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一项关键性的土地制度,它曾发挥过恢复生产、巩固统治的作用。北魏太和年间,为避免土地兼并对社会与经济的破坏,朝廷于太和九年(485)发布均田令,《魏书·食货志》记载,男子15岁以上,授露田40亩,女子15岁以上授露田20亩,奴婢男妇授露田数与上相同。凡种桑养蚕地区,男子每人给桑田

20亩,可传后代;凡种麻地区,男子每人麻田40亩,女5亩,奴婢与此同。

均田制推广的前提,要对田亩总数统计造册,今天的东册田、西册田一带土地肥沃,灌溉条件好,自然成为统计工作的重要区域。从今天掌握的史料分析,造册后的田地一部分成了皇粮地,专供宫廷内府。如今这些田地依然是阳高县主要的粮产区,田垄间的高灌渠诉说着当代人的辛劳和努力。

观辽金顺圣古道

由册田向西,来到阳高县境内的小龙门风景区。景区不大,景色却很有气势,桑干河流经此地,河面由宽趋窄,水流变急。旧日水量大时,有黄河龙门的风范,故曰“小龙门”。古人有诗可见当年奇观异景:“骇浪惊涛万马奔,居然气象是龙门。金鳞一跃云霞丽,石阙双开虎豹蹲。”今天,景区内保留洪门寺一座,“象鼻”孔洞一处,系旧日龙门桥遗迹。

关于龙门桥的始建时间,史料记载为明代。“凿石中流,下穿石洞,上引铁索。”也有研究称桑干建桥的源起在

辽。彼时,桑干河龙门至阳原县一带为顺圣川西口,属西京大同府的东部门户,辽主巡幸西京,辽军移防南边,多经此处往返,故而十分重视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。《天镇县志》所收碑文中,记有辽大康十年(1084)重修桑干河桥,建桥材料以石木为主,两岸立“石仓”,上盖“石板”,跨水以“木植”架梁,共“四接”。

古人造桥,因势借力,就地取材。桑干河两岸多见玄武沉积岩,质地坚硬,抗腐蚀性强,是建设桥梁墩台的首选。木植应取于六棱山上,千年以前,

这里植被茂密,巨木参天,为造桥提供基础选材。修好的桑干河桥便利了交通,供兵民农商往来通行。东来西去的身影间,还有辽代帝王的足迹,《辽史》记载,辽圣宗耶律隆绪曾于这一带“猎桑干河”“观渔桑干河”。

金代,桑干古道的交通价值仍得到高度重视,沿途多设村寨,移民护卫。今天位于册田水库西边的云州区家寨村,相传即金寨的遗留。村南一处坡地上,有古寨遗存物,清晰的墙垣、厚重的石门,传递着来自古代的信息。

赏明清桑干晚渡

于家寨紧临册田水库,水岸线半圆近弧,人称“月亮湾”。站在月亮湾畔,极目远望,可见对面山色黛青,苇影摇曳。那芦苇丛生的地方,就是近年新开发建设的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,也是旧时“云中八景”之桑干晚渡所在地。

“云中八景”最早见于明《大同府志》,除桑干晚渡外,还有魏陵烟雨,石窟寒泉、采凉积雪、宝塔凝烟、玉桥官柳、雷山返照、凤台晓月,每一处都是大同旧时人文自然胜迹所在。

说到晚渡,人们会不自觉联想到渡口、舟船、白帆。这些画面元素在明

代的大同桑干河均可见到。史载,明嘉靖中后期,为了提升北京到大同的官运交通能力,桑干河开启河运工程。《明实录》记载,“巡抚大同右副都御史李文进奏,大同边储缺乏米,价翔贵。乞开叶乾河(桑干河)以通运道,自大同县古定桥、务里村(在卢沟桥附近)水运,五节计程七百二十七里……春秋二运,可得米二万五千余石。”

当今天的人们以公路、铁路、民航在大同与北京间往返时,却不知五百多年前,大同与北京也曾帆影幢幢、桨声摇摇。运载军粮物资的货船聚在

古定桥停泊,再由换小舟顺御河进大同府。等待中,行船者凭栏远眺桑干河落日美色,慨天地壮阔,叹人世沧桑,这里也渐渐成为明清大同府有名的诗文景观地。时光流转带走舟旅故事,美景却依然存于天地间,古今共鉴。

说到这里,文章接近尾声,但环桑干河访古远未结束,您还可以去吉庄欣赏黑陶的魅力,触摸云州区杜庄乡落阵营村吕家大院的辉煌,探寻大同地区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,解秘瓮城口古驿站的神奇……

文/图 温鹏毅

